

读过的书哪儿去了

□仲一晴

信手翻开这期《读者》，读到木心先生的文章《林肯中心的鼓声》，读完了才发现文章摘自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。哎呀，这本书原是我读过的！七八年前读的时候，惊讶于作者的文笔如此之精彩。每每读到好书，我有用笔在句子下画线的习惯。记得拿着尺和笔在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中画线，停不下了，整整整页地画，整本书画了大半。

《林肯中心的鼓声》摘自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！那么好的书，那么好的画着线的文章和章句，我竟然全忘了！想起读《红楼梦》，第一次是老早以前，少不更事。

第二次读《红楼梦》，就着脂砚斋注释，第三次读《红楼梦》，就着白先勇评语，读时仿佛刻骨铭心，两三天后云淡风轻，三五月后了无踪迹。听旁人说起第几回的什么事，两眼茫然，仿佛没读过。

仅仅记得的几回，还都是少年时第一次读它时留下的记忆罢了。

年岁在增，记忆力在减，这是自然规律！读过的书绝大部分随风而散，譬如朝露。于是问题来了，既然记不住，为什么要读呢？读了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想起一个秋天的夜里，读着书，依稀记得是余光中先生的文章，写“雨”的。静静的夜里，突然窗外响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声。那情那景，那洁白书页上的文字，仿佛金风玉露一相逢，胜却了人间无数。文字讲述着自然的美好和奥妙，自然回应着文字的流动和高洁。

那一刻，谁都拦不住我。在雨声里，我轻轻地读起了那篇文章。傻乎乎地，读得自己陶醉不已，读得自己心花怒放。

原来，我可以忘了读过的书，却忘不了读书给自己带来的感觉，胜却人间无数的感觉。

也许某一天，我老得连读书时的感觉也忘了，我想我还是会

读书，会通过读书寻找失去的感觉。读到好书时，用笔画线；读到精彩时，拍案叫绝；读到动人时，潸然泪下；读到激动时，傻傻地笑傻傻地感动……每一种感觉都是那么的美好！

读过的书哪儿去了？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即使是腹里的诗书都溜走了，我也知道，我是个读书人。在文字里探寻天地人生奥秘的，必有华美的精神的羽衣，必有澄澈的仰望的高贵。

宋朝诗人黄庭坚云：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。久不读书就被眼前的苟且束缚了。为了让思想抵达更远的地方，为了飞上更高的天空俯瞰大地，只有在书籍里行走，在文字中飞翔。

读过的书哪儿去了？

它们没有在我们的记忆库里留存太久，它们幻化成我们嘴角从容的微笑，幻化成我们看待万物的眼神，还有思维的方式、处世的态度，这些皆让我如获至宝，又哪管书来书去呢！

葫芦

□乔兆军

夏天的院子，有一蓬葫芦架真好。葫芦藤儿精心编织成宜人的凉棚，嫩生生的葫芦花开着，笑盈盈的，清香袭人。数枚葫芦垂挂于绿叶之中，一个青嫩润泽，腰身束起，又宁静又妖娆。整个小院有景可观，有美可赏，实为风雅之极。

午后燥热，于葫芦架下摆一张躺椅，躺在上面，一杯清茶闲散地飘着烟，看书，或假寐，感觉凉意顿生，心身舒畅。或看微风里叶翻叶敛，小葫芦时隐时现，明眸轻漾，如对美人。听蜂绕花蕊，嘤嘤成韵，俯仰之间皆有情趣。

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”，三千多年前，葫芦就婉约地挂在《诗经》里。葫芦的吃法多样，采嫩绿的葫芦，切开，肉白带青。可以清炒，腌着吃，烧汤，清新爽口。吃不完的葫芦，像削苹果皮似的，旋转切成条，一挂一挂的，放在太阳下晒成葫芦干，到了冬天炖肉吃。葫芦干略有韧性，嚼

着嚼着，那自然的清香，一点点打开，悄无声息地沁人心脾。

秋冬之时，葫芦藤儿干枯了，叶儿落光了，葫芦也由青绿变成灰白，玲珑地挂在葫芦架上。风一吹，摇摇曳曳的，有种摄人心魄的魅力。熟透的葫芦可以做成各种生活用品。记得小时候，父亲用葫芦做油壶、酒壶。用锯子从中间一分为二，挖去中间的瓢，做水瓢、面瓢等。这些物品绿色轻巧，能用很长时间。

去年，有朋友送我一只葫芦，准确地说是一件火绘葫芦艺术品。他的葫芦画线条流畅准确，人物形态栩栩如生，有意思的是题款“赵公明”（财神名）。妻见了这个小物件，很喜欢，用红绳儿系了，挂在门楣上。

葫芦，平平常常的植物。它连着纯真的往昔，也装着日子里的点点滴滴。如今，种葫芦的人很少了，但我每年仍不忘种上几株。看着它们慢慢生长，心生喜悦。

现代快报融媒体4.0启动



广告

月牙湖边小村

□陈光新

小时候，我常常光临南京城外的月牙湖。舅爷家就在月牙湖边的小村庄里，每年过年，我们都会在父母带领下，前来给舅爷拜年。先前那时候，月牙湖还没有这个优雅十足的名字。因为它是流淌在中山门外护城河的一段，人们都简称它叫“城河”。

沿月牙湖东岸，自南向北平行排列着三个小村庄，依次叫前庄、后庄和三庄。舅爷就住在中间的后庄里，也是三个庄子中最大的一个，大约20来户人家。庄里人家都靠种菜为生，印象中，这里地产的大白菜、包菜、红萝卜长得特别好。冬天，城里新鲜蔬菜短缺，

舅爷每回进城洗澡时，都会手上抱着一棵大白菜，或者拎着几个大萝卜，送到我家来。红萝卜是窖藏在地下，刚刚起出来的。爸妈留他吃饭，他总以赶去洗澡为由，不肯留下，说几句话就走了。

舅爷家后门有水井，也是庄里唯一的水井，水质清澈透亮，是全庄人的饮用水。清晨，庄户们纷纷前来担水，挑回去倒进缸里，备作家里一天的吃喝所用。庄里的大妈大婶们，宁可多走一段路，也要到湖里去淘米洗菜、洗衣涮被。就因为，那湖水也同样清澈明净，洗涮时还撒得开，比在井上方便。

上世纪70年代以后，舅爷的几个孙子陆续长大了，我们去拜年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安排一项接待项目，约上我们一起去湖边钓

鱼、刷鱼。这时天气已冷下来了，鱼儿不大上钩，我们的兴趣就集中到了刷鱼上，轮番上阵持竿抛刷起来。那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刷竿，上面安一个转轮，用于缠绕尼龙线，尼龙线上拴着几组大鱼钩，最前头坠着一个铅砣。持竿用力向前一甩，铅砣就带着鱼线“嗖嗖”地飞向远处的湖水中。然后再挥竿一下一下地往后拖拽，同时摇动手柄转动轮盘收线，鱼钩就被拖着在水中运行，碰巧就勾住了一条过往的大鱼。每当有大鱼被拖上来时，我们就高兴得又蹦又跳。

后来，舅爷去世了，小村庄也拆迁了，再去月牙湖的次数就少了。但湖上的那个小村庄，已经印在了脑海里，始终都没忘记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253号



毕业三年了

□武慧玲

晨醒，习惯性点开朋友圈，默默刷着。突然看到大学室友阿璨昨夜更新的动态，大意是说实习期终于结束了，终于可以腾出手把搬家的东西拾掇拾掇了，顺便发了一组图片，多是些整理出的陈年旧物的特写。从中看到我大学时赠她的纸巾盒时还略吃一小惊，昏黄的灯光下，纸巾盒就那么静谧而温暖地立着，一如我们过往的岁月。

这是我工作的第三个春秋了吧，也就是说，当年那个即兴所绣的小纸巾盒，在我还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又陪伴了老舍友三年，这份珍重与情谊，我突然不晓得怎么去说了。

想想，大学时候，都发生了

些什么来着？一起摸过的纸牌？泡过的书馆？打过的游戏？抑或是那次无疾而终的出游计划？曾经有过的不愉快，以为要打一辈子的结，就这样消散在时光里，而今想来，除了好笑曾经的幼稚天真，竟无丝毫怨怼，时间让我们沉淀出最质朴的友情，模糊了过往，让记忆开出温暖的花。

上班后，看过太多人情，才发现当年校园里的我们是有多可爱。这个社会有时候斑驳得我无从招架。

一晃儿，毕业都三年了，伙计们，无论还要奋斗多久，请记得我们最初相识的模样，真期待我们的再见。

“文章”，就赚不到大钱。可他这“文章”做不来，他说秤称人心，秤星上面有神灵。卖苹果的手推车夜里被人偷了，也就不卖苹果了。

后来在小区开了小商店，卖日常生活用品。这应该赚钱，可吴欲说也赚不到多少钱，小区里的人不是亲戚、朋友，就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怎好意思把利润定得多高？不开小店了，吴欲便做薄荷糖卖，糖厂的工人自然会做薄荷糖了。吴欲做的薄荷糖，个儿大、味儿正，醒脑提神。可他不吆喝，不看他的篮子，就压根儿不知道他在卖薄荷糖。问他为什么不吆喝，他说货在这儿摆着，爱吃的吆喝也会买，不爱吃的喊破喉咙也不会要。

问他生意可好，他说马马虎虎，一天也就能卖三五十袋吧。以前一袋一块钱，现在卖一块五了。

吴欲对这价格很是抱歉，说以前白糖便宜，现在太贵。问他卖一袋能赚一块钱吧？他不屑地“嘁”一声说，赚这么多心也太黑了！要是糖块做小了，人家就不买，那就一分钱也赚不着。所以宁可少赚点，也不能偷工减料——卖一袋赚个五毛钱也就是了。

吴欲很乐观，说再有两年就可以退休了，每个月就可以拿到两千多块了。

“活化石”是指一般先发现化石再发现活体，或活体与确认的化石属同一种且同时存在的生物。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，它们得以生存下来并且数千万年甚至数亿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

您说，这吴欲像不像人类的活化石？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“活化石”吴欲

□李波

接送孩子上学，就跟随在路边卖薄荷糖的吴欲熟识了。问他名字由来，他说名字是当教书先生的老爷子取的，小时不知其意，长大后才知道，“无欲则刚”，老爷子是希望他做个“无欲而刚”的人。

吴欲十八岁就当糖厂工人，做过班长，二十几年工龄了，得了十多张奖状。厂子破产时，他便下了岗。老婆过世得早，他身体也不好，女儿嫁了个好女婿，女儿、女婿要赡养他，吴欲说他也有双手，现在还能养活自己。

吴欲下岗后卖过苹果。别人卖苹果一天赚个百把块不在话下，可他没赚多少钱。他说卖苹果的都有几个秤砣，见什么人用什么秤砣，一般人一斤给八两就不错了。苹果烂得快，不在秤上做